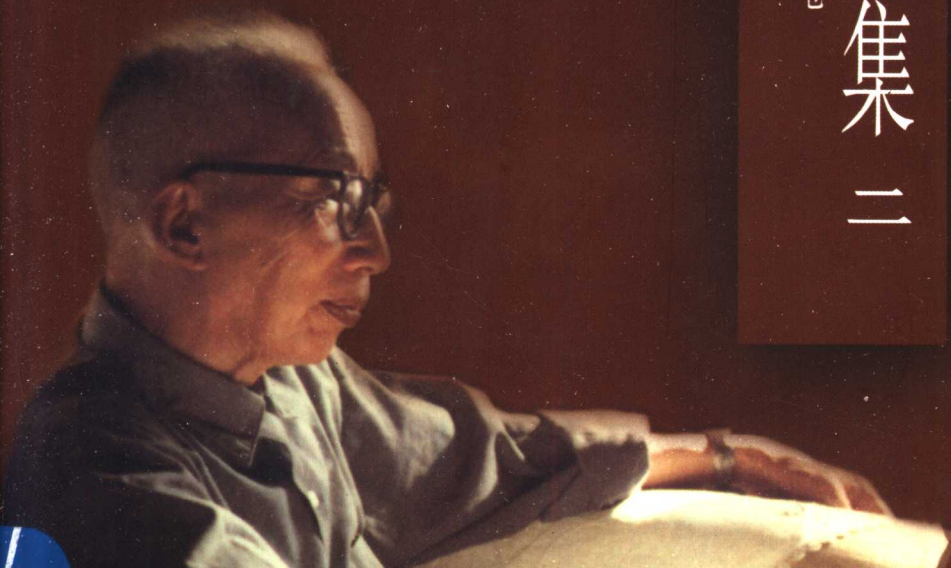


塞氏文

文集二
小说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塞伦艾

文集二

小说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蹇先艾文集. 2/蹇先艾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5
ISBN 7-221-03923-2

I. 蹇... II. 蹇... III. ①蹇先艾—文集②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诗歌—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9806 号

书 名 蹇先艾文集(二)
著 者 蹇先艾

责任编辑 夏 凡 戴美莹
封面设计 林 方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4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890 × 1240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350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册数: 1 - 1500 册

ISBN 7-221-03923-2/I · 996 定价: 26.00 元



蹇先艾一九三三年摄于北京



蹇先艾与青年作家何士光、叶辛亲切交谈（一九八三年三月）

第二卷 小 说(下)

目 次

1

盐灾	(1)
生涯	(27)
父与女	(36)
谜	(46)
松喜先生	(61)
生路	(79)
泄	(88)
酷	(96)
流亡者	(103)
儿子	(116)
两兄妹	(125)
乡村一妇人	(131)
幸福	(142)
“苍蝇纸”	(148)
牧牛人	(152)
变	(161)
两个老朋友	(174)
爱	(187)
孤独者	(196)
春酌	(207)
老实人	(221)
春和客栈	(239)

春耕·····	(250)
大枫树谭家·····	(257)
下乡·····	(268)
大安营变了·····	(277)

2

古城儿女·····	(286)
破裂·····	(393)

盐 灾

1

“明峦我友：

我告诉你，近来我忽然悲观起来了。你一定会感觉非常诧异，疑惑我的精神有点反常。……”

红沙沟公所的文书臧岚初正伏在条桌上，在一盏飘动着惨黄灯花的桐油灯底下，开始写一封长信给他的一个朋友。文书先生是一位削瘦的小个子，一脸营养不足的菜黄色。他写信时的神情很紧张，胸脯不平地起伏着，左手紧紧地按住信笺，近视眼离纸不到两寸，两颊不住地颤动着，郁积的怒气呼呼地从他唇边吐出来。

红沙沟的村自治公所只是两间一半用茅草一半用粗瓦盖成的矮屋，位置在半山崖上，里间塞满了晒谷子用的晒垫、挾斗、米筛和风簸一类的东西，还有一间拿两扇门搭成的简易卧榻。文书非到临睡的时候，决不进那间屋子去；他一天到晚都在外间办公室的那条窄板凳上坐着，弯着腰杆抄写各种文件。有时他的手写得酸了，便站在门外看看那被瘴雾缭绕着的山景。他脚下便是这小村的几十家住户，在树林深幽的掩映之中，还显不出怎样的破落来。偶尔听得见一片喁喁的人声。有时人声寂灭，鸡犬的歌喉便替代了它们高扬起来。自治公所的办公室并不比里间讲究，只多了一张漆皮剥落的条桌和几根腿子活动的板凳。所长柳道学先生说不定十天半月才来一趟，其实是带着行李来烧一趟烟，同几位常上坡来的

乡下佬说一阵闲话，便衔着叶子烟杆大摇大摆地又回去了。他把什么事情都委托给臧岚初，而文书也很高兴，落得一个人过着这清静的生活。晚上臧岚初没有事的时候，便到村子里去教一点书，并且帮人家抄账写信，有好几位老婆婆简直离不开他。

一个省城师范学堂的毕业生来做这样的工作，自然是很苦的。偏偏这位文书天生就一副古怪的性格：他不愿意在城里住，城里那些假情假意的亲戚朋友把他弄得烦腻了；为了想多看看乡下人的真实生活，为了一番改良乡村的弘愿，他跑到这个贫瘠的红沙沟来了。初来的几个月事情是很顺遂的。虽然他没有把大家共同的“穷的问题”解决；但很奇怪的是父老们都欢迎着他这样一个崭新的人物。他指导着他们办民团，设立简易小学，创办公共阅报处；大家精神上的烦恼因此一天比一天减少下来。

半年之后，一个新的苦痛又包围着红沙沟了。连臧岚初这样最有知识的人也会被锁在铁笼里面，一根一根的黑铁柱子挺然竖立在他的面前，他没有摇撼的力量。他简直怕去看那些村人的悲惨的面孔，成天都躲在村自治公所里，关上门；哪里还有心情去瞻望山景呢？他想把心事向什么人诉说一下，目前却没有这样的对象。忽然想起在邻省的同学王明峦来了，这个人是一向比较了解他的。他才在那天晚上来写这封信。

“……你向来都知道我是最乐观的人，但绝不是玩世主义者；我是一个最肯前进的，什么艰难困苦都想克服的人。我在这个小村庄来了不过六个月，我已经帮助他们做了不少的事了；关于那些事业，固然渺小，值不得夸耀，至少我总算没有白来乡下一趟。在前两封信里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不想再说，耽误了我要向你陈述的我最近的苦恼。

“这次村中所受的困苦，完全是超出我的解决的能力之外的，就是他们没有盐吃。他们淡食已经一个多月了。连我们村自治公所做菜，也只能拿一小块灰盐来在菜里泡一下，略微有了一点咸

味,便取出去。怕吃完以后,便没有法子继续。然而盐块终于渐渐地融化了,恐怕再过些日子,我们也只有淡食这一途吧。

“今天我下坡去在村子里走走,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的面貌都非常黝黑,没有一点笑容,像丧亡了什么人一样;不说话,低着头,拖着鞋,不扣衣服,无目的地乱走。我走到街上去到处都听得见凄凉的叹息的声音,像秋风中的落叶。这不是冻:怕冷,顶多身上瑟缩发抖,口里打颤,你至少可以躲进屋子,跑到灶门前去取暖;这不是饿:饿着的时候,遍山的猪草野菜和蕨苔都可以拿来当饭吃的,或者还可以向有钱的人家求乞一点剩菜残羹,不幸饿死在路上,乡下的农夫都能顺便把你抬到山上去,挖一个坑子埋葬。做这种修善的人多得很多。没有盐吃,朋友,那简直是活受罪;换句话说:这是我们世间上一种最残酷的刑罚。前些日子村子里还听得见下面这几种声音:

“‘张大娘,有盐没有?借我一点,二天买来加倍地还你。’

“‘李六哥,做点好事,盐脚脚都行,并不要好的。’

“‘难道盐汤也没有吗?’

“‘我只借一撮撮那么一点,灰盐也不要紧呀!’

“今天一种死寂的空气整个笼罩着红沙沟了,平素几个极熟的乡下朋友不见踪迹了。我慢慢地踱到村子里的尽头,忽然有一阵小孩的啼哭声钻进我的耳里。这号泣,是不是因为食物中没有味道呢?我心里揣度着,一面便飞快地跑上坡来。

“朋友!你愿意知道我们这里为什么闹着盐灾吗?听我给你说。我们这个省是不出产盐的,而且你也知道我们这边正是你们贵省的盐巴的惟一销场。你们那边的魔鬼,成年地把我们穷人汗血挣来的钱成千成万地吸收了去。从前这里卖盐是自由的,你有钱有力量便可以自己去搬运,谁也不来阻止你,干涉你;政府是不征税的。但是人民已经够苦了,每每要用背子去驮,要翻过许多高山大谷,在没有三尺平坦的崎岖的道上颠连好几百里,才能到达出

盐的地方。你一定看见过我们省里有一种名叫盐巴客的人吧？他们是我们这里最苦的人物，同时也是最劳苦功高的人物。他们全部属于一个典型：黑而发光的脸上布满了辛苦的皱纹，红肿着压断了骨架的双肩，脚杆上随时都带着斑斑的伤痕。他们行路时，永远像牛一样喘着气，在下着滑滑的桐油凌的天气，翻越险峻的山岭，为了什么？纯粹为了解决我们的民生问题。后来收税以后，盐价飞涨起来了，我们大家就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每每感觉到应付的困难。而且你们那边又成立了什么帮口，实行垄断的政策。我们从此就不能直接到盐井边去搬运了，完全要从盐帮手里购买，咬着牙巴骨来承受他们的剥削。他们是可以任意把价格抬高的；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拒绝不买呢？这两年来，这里的自由贩卖忽然改成岸商制度了。我们吃的盐是从小贩手里买来的，小贩又必须到岸商那里去买。因为税率稍高，岸商便特别高涨了盐价，任意操纵起来；小贩无力去买来转售，乡下的盐自然缺乏，不得不吃灰盐，甚至于淡食了。这便是这次灾荒的起源。

“朋友，你说，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我个人的力量是这样的薄弱。我的远房的一个叔叔就住在邻村樱桃堡，他是两个盐号的老板。我竟缺少说服他的力量，让他做一件慈善的事情，把盐发放一点给我们村里的可怜的人们。因为思想不同的关系，他向来很仇视我，我知道去说了也是白说。但村里的人们都不相信，总咬口说：‘你是他的侄子，说话难道不会生效吗？’我近来把这个问题在心里盘算得太久了，我真愁闷得要死。

“明宏兄，我想再像这样的情形下去，我在红沙沟便不能再住下去了。前天我曾经向我们的所长建议，请他发起一个施盐会，让城里和本地的地主阶级们把积存的盐施舍一点给我们没盐吃的人们。因为他们有钱，买盐并不感觉如何地费力。但是柳道学拒绝了，他怪我太爱管闲事。朋友：我们从前只听见施茶，施钱，施米，施衣服，现在越闹越新奇，会要施起盐来了——然而事实上还

办不到呢！

“我失眠了好几夜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山风的呼啸，便好像红沙沟的人们的哭号，这也许是心理作用吧！”

“好友，你有什么良策指导我跳出这苦闷的圈子吗？”

最后他一面揉着酸楚的眼睛，一面在信笺上落上自己的名字和月日。

5

二

臧洪发是莒县的一位颇有名望的商人，一个人经营着两家盐号，没有几年功夫，便一步登天地发财了。但是他的善于操持家务的太太却在某年死掉，他立刻就娶了吕团长的一个年轻丫头来填房。听说据算八字的李歪嘴推测，那位丫头相貌很有福气，吕团长本来预备把她收上房的，并不是贪图她是一个福人，因为她的肚子里有了小团长。但是被严厉的吕太太知道了，发了一场脾气，摔毁了一桌子的摆设，硬不答应。因此他们忙碌地四处托人要把桂花嫁出去。桂花其实是吕太太从来就离不开的人，因为听说她有福气，还把她送去陪着小姐上过几年学，哪里知道会出了这样想不到的岔子。吕太太枉自培植她一场。为了这件事，她只要一跟别人提起，就叹气。桂花人的样子本来生得不错，细皮嫩肉，清清秀秀，简直具有一个大家闺秀的形态，同吕小姐的举止比起来，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臧洪发有一个鹰钩鼻子面孔又黑又麻，下颏整个地被络腮胡笼住，论仪表是配不过这位女性的。但是他有一副经营盐巴企业的才能。每年他总是联合几家盐号去包办买一个岸口，计划得很周密；开会决定盐价时，股东们无不听取他的意见。他很有城府，眼光又比其他的商家看得远。胆子虽然小一点，人家都恭维他小心谨慎。他还有一种特别的手腕，便是把城里各处的现金吸收，存到他的盐号去，听凭他的运用。他沉默的时候，静若处女，说话的时候，语音像洪钟一样地惊人。有人说：臧洪发要是

肯做官,起码可以做到财政厅长。

他兼营的副业很多。如像放印子钱,贩鸦片烟,买卖粮食等等。几乎每一行生意,他都具有丰富的经验,行市看得很准,货色瞒不过他。凡事只要他的计划一出来,手下便有一帮徒弟、先生去替他效劳。据说他每天最忙的时候是亲笔写下面这样款式的借约:

立借约人×××今凭中人×××并以××担保借到
臧洪发君名下大洋××元,共分×期本利还清。从×年×月
×日起,每月还洋××元,迟到一日,罚洋××。因恐口说无
凭,特立此约为据。

立借约人 ×××押
中人 ×××押
年 月 日

盐号老板的字写得很生疏,下笔时手就有些发抖,还得戴上老光眼镜,而且写的又是什么楷书。每天要写好几个同样的折子。因为放不下心,这件事便不能管账的先生代办。别人都很羡慕他这种事业,他自己却认为非常痛苦。他常常向他的同行们叹气道:

“唉!做这种事情真腻人,又没多大的赚头,×妈我真想不干了!外面的人是不晓得我们的内情的,还要背一个骂名!”

有一些人说,臧洪发虽然有钱,样子却没有吕团长那样魁伟,桂花一定不会喜欢他的。又有一些人说,桂花肚子里已经下了种子,恐怕这盐号的老板一定要不答应那位军人。因为吕太太亲口告诉过他:桂花还是一个处女。哪知道臧洪发很宽宏大量,也可以说思想很新,对于贞操满不在乎。结婚以后,他们两位倒十二分恩爱。盐行街的人却不肯承认这事实,偏说完全是臧洪发久旷了的关系。不到七个月,新的臧太太便生了一个肥胖的大儿子。最奇

怪的是脸上并没有一点麻斑。盐号老板高兴得要死，把婴儿当作活宝一样地珍视。臧太太的性情变了，一切都变了，体格也发胖了，环境把她缓慢转变成一个老板娘了。她喜欢在她的手上带上几对镯子，金煌的耳坠微微摆动着。她一天要擦几回胭脂，臧洪发一见面，就向她开玩笑地喊道：

“猴子屁股！”

她也并不让步地反攻：“麻精麻怪！石榴皮，翻转来！”

臧太太有一个小小嗜好，爱打麻将牌，一个星期总要好几次：有时在自己家里请客，客人不一定是老板娘那一群，绅士的太太们她也常有往来；有时到人家的宅里去打；有时到尼庵古庙去打，因为一方面还可以玩山。不过她不打大牌，不熬夜，一到十二点就散。这一点臧老板很满意。在盐号里他总向着管账先生们夸奖他太太的这一点长处：

“她很能替我俭省，她打牌完全是为了消遣，输赢又不大。女人家本来在家里也太闷了，应当玩玩，你们说是不是？”

嫁了一个有钱的丈夫，儿子也生了，当然没有什么再使一个女人不满意的事情了。但是街上顽皮的野孩子们却时常唱着一种歌谣，像有意来讽刺我们的盐号的老板娘似的；那歌声很嘹亮地每天都会从墙外飘进来：

“前世未曾修，

今世当丫头；

人前不敢站，

站在人背后。”

事情很凑巧，臧洪发在绅士们的筵席上，不断地也有人称呼他做“丫姑爷”了。他当时只有红一红脸，回到家来，看着他的太太，不知道为什么却觉得加倍难受起来了。吃饭的时候根本一言不发，闷气憋在他的心里头，直到对方再三追问，他才叹着气说出来。于是女人好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伤伤心心地哭起来了，披散着头

发,两手在胸膛上捶个不住。这样的剧情常常重复地表演着。

臧太太后来便天天嚷着要搬到乡下去住。她说,城里的人太势利眼,连小孩子都算上。盐号老板对于他的盐号可真放不下心,口里虽然说着“未尝不可以”;过两天,他又把这件事情淡淡地忘了。太太总是纠缠得很厉害,搪塞和支吾完全失去了效力。好不容易把到省城去收账的他的外甥程广富盼回来了。他才把盐号的监督权交给这个中年人。查查历书择了一天好日子,全家便搬到樱桃堡来了。在这里他本来就有祖宗的坟山,还有几十亩田和一所房子。房子是半西式,请给莫旅长修别墅的匠人来盖的;庭院很大,周围都是苍翠的松树柏树。但是以往被几个佃客住着,糟踏得不成样子了。他这回把它重新修葺了一次。从城里把所有的家具都搬了来。这样住起来,简直和城里一样。他定规一个星期进一次城去照顾照顾买卖。家里有一乘小轿,又现养着两个大班,并没有什么不方便。而且臧洪发慢慢地把他乡间这座住宅经营成一个盐号的堆栈了。城里号口中的盐要是太多了的时候,便用盐驮子把它们驮来存在这里后院的一个空仓里。这是一座绝好的保险库,用一把大锁锁着,他本人掌管着钥匙,谁也没有权力来打开。

臧老板和他太太在樱桃堡已经住了两年,老夫少妻都变得白胖白胖的:自然一方面是因为乡下的空气好,又有很贱的母鸡和鸡蛋来滋补;一方面也是由于盐号的事务有那么一位干练的外甥在主持着,不知道省操了多少心。一个月在乡下顶多也就是挂挂两三回盐巴的出账,随便敲敲算盘,天地间的工作没有再比这个省事的了。臧太太在这里再也没人管她叫丫头了,也没有儿童再唱什么讽刺的短歌了;她的生活平静得来好像一片湖水,她这两年中又接连添了两位小姐,不过都没有养活,两姊妹仿佛事前就约好了似的:都只活了五个半月。然而有一件事可以抵偿这个悲哀,就是臧太太肚子里带过来的小团长,因为体质本来就不坏,又雇了一个壮健的乳母哺乳,便十分肥胖地长大起来,一天到晚都在满地乱跑,

喊着爹爹妈妈，臧洪发因为死去的两个都是赔钱货，绝没有露出惋惜的神情。太太偶尔发出一声低微的叹息的时候，盐号老板就哈哈地大笑起来，高声劝她道：“太太，你的年纪轻得很，着什么急！还愁生不出来吗？”

三

这一年春天，不知道因为什么，各处都闹着盐灾了，像传染病似的，像流行的瘟疫似的。不到半个月的工夫便弥漫到东乡的红沙沟和樱桃堡这两个遥遥相对的村子。臧洪发的盐号的进口货还是和从前一样地活泼与踊跃，但是他的买卖是越做得紧了，只要盐一运到，便严密地把它们收藏起来，绝不让外面知道一点风声。表面上总是露出盐巴好像进不了口，货物缺得厉害的神气。他这时的思想，完全像是一个人站在山头看水涨时河里的翻船，自己不惟居于安全的地带，同时最得意的是还可以打捞一些东西。

有一天，盐号老板刚起床，抱着水烟袋很闲情地坐在躺椅上，看太太数“民国三年制造”的袁头洋钱。这是太太的得意之作，隔不了几天，总要搬出她的小拜帖匣来数一次的。因为她攒了好几个月，才攒了一百多块。洋钱尽管有，攒这种同样的，一般人公认银色最好的袁头，那真不容易。臧老板特别佩服他太太的耐性，满脸都描画着笑容。

“路三爷来啦！”听差张升站在门口喊道。

臧洪发的好朋友路三爷跨着八字步进来了，拖着两片双梁缎鞋。这位先生有一个特别习惯，鞋从来不喜欢登上。有人说他脚后跟永远长疮，但他总穿着很厚的布袜子，谁也没有发现过他的疾病。臧洪发因为朋友太熟了，也就不站起来，便指着面前的一把椅子说道：

“路三爷，坐坐，起得真早啊！”

臧太太一边向来客招呼，一边收拾起她的还没数清的储蓄，那

些洋钱叮当地响着。听差跟着进来搬茶几,拿烟,倒茶,忙乱了好一阵。

臧老板的眼睛善于看人家的气色。路三爷一进屋,他就看出来客人的神情很慌张。他先咕噜咕噜地抽了一袋水烟,才把烟袋放下来,两手箍着跷起的左脚问道:

“有什么消息吗?”

“外面风声不大好。”路三爷理着仁丹胡子回答。

“是不是还闹盐荒呢?”

“自然,这个局面恐怕要不得了的。”

“哼,我看没有什么相干。”臧老板摇头道。

路三爷呷了一口茶,么指拇掏着鼻孔道:

“你弄错了,我的意思是你老哥应当有一点准备。”

“怎么办呢?”听话的人不大明白起来。

“我们对山的红沙沟闹盐荒比这里还闹得厉害呢。”

“这个我早——早就知道。”

“不是,你不要打岔,听我把我的话说完。红沙沟因为这一闹,村子里存得有盐的几家人都不敢在那里住了。他们怕大家打他们的主意。臧大哥,说不定他们哪天还要到我们樱桃堡来敲磕的。他们要是来到这儿借盐,人家哪个不晓得你家是开盐号的,你岂不是遭殃吗?我们樱桃堡的人是再老实不过了,只要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盐用,都是归咎自己的命不好。红沙沟的人便跟我们不同了,他们是不能空着肚子挨饿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臧大哥,老实说,你在这个村子里实在太打眼了;并不是说你有钱,是说你家做的那种生意。你真应当进城去躲一躲呀!好在乡下的田地,你雇得有现成的佃客会替你经理。如今事情闹得不成样子了,你趁早搬进城去先住半年,等事情完了再回来,这比什么都好。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一定要在这里住家,这真是何苦来呢!”

臧洪发本来胆子就很小,路三爷的一番话立刻就变成了一条